

歸

田

瑣

記

歸田瑣記卷七

福州梁章鉅撰

小說

小說九百季自虞初此子部之支流也而吾鄉村里飄將
故事編成七言可彈可唱者通謂之小說據七修類稿云
起於宋時宋仁宗朝太平盛久國家閑暇日欲進一奇怪
之事以娛之故小說興如云話說趙宋某年又云太祖太
宗眞宗帝四帝仁宗有道君瞿存齋詩所謂陌頭盲女無
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則其來亦古矣

封神傳

吾鄉林樾亭先生言昔有士人罄家所有嫁其長女者次
女有怨色士人慰之曰無憂貧也乃因尙書武成篇惟爾
有神尙克相予語演爲封神傳以稿投女後其婿梓行之
竟大獲利云云按史記封禪書云八神將太公以來作之
舊唐書禮儀志一引六韜云武王伐紂雪深丈餘有五車
三馬行無轍迹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曰此必天
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命焉大平御
覽十二引陰謀所載與此畧同而以祝融爲其勾芒尊故

爲四海神名馮修爲河伯神名使謁者各以其名召之五神皆驚云云則知太公封神古有此說今人於門戶每畫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亦非無所本矣

三國演義

關西故事載蒲州解梁關公本不姓關少時力最猛不可檢束父母怒而閉之後園空室一夕啟窗越出聞牆東有女子啼哭甚悲有老人相向而哭怪而掛牆詢之老者訴云我女已受聘而本縣舅爺聞女有色欲娶爲妾我訴之尹反受叱罵以此相位公聞大怒仗劍徑往縣署殺尹並

其鼻而逃至潼關聞關門圖形捕之甚急伏於水旁掬水
洗面自照其形顏已變蒼赤不復認識挺身至關關主詰
問隨口指關爲姓後遂不易東行至涿州張翼德在州賣
肉其賣止於午午後卽將所存肉下懸井中舉五百斤大
石掩其上曰能舉此石者與之肉公適至舉石輕如彈丸
攜肉而行張追及與之角力相敵莫能解而劉玄德賣草
履亦至從而禦止三人共談意氣相投遂結桃園之盟云
云語多荒誕不經殆演義所由出歟 按今時以五月十
三日爲關帝生日見明會典今會典亦循舊致祭但子平

家推算八字爲四戊午則非也公死於建安二十四年己亥元胡琦考之當在六十上下果戊午僅四十有二耳戊午乃光和元年考通鑑目錄是年四月庚午朔五月己卯朔無戊午日且古人始生只記年月日不及時故唐李虛中推命猶不以時見韓昌黎集按今演義所載周倉事隱據魯肅傳貂蟬事隱據呂布傳雖其名不見正史而其事未必全虛余近作三國志旁證皆附著之

金聖歎

今人鮮不閱三國演義西廂記水滸傳卽無不知有金聖

歎其人者而皆不能道其詳王東淑柳南隨筆云金人瑞
序若采聖歎其法號也少年以諸生爲遊戲具得而旋棄
棄而旋得性故穎敏絕世而用心虛明魔來附之某宗伯
作天台泐法師靈異記所謂慈月宮陳夫人以天啟丁卯
五月降于金氏之卜者卽指聖歎也聖歎自爲卜所憑下
筆益機辨濶翻常有神助然多不軌于正好評解稗官詞
曲手眼獨出初批水滸傳歸元恭莊見之曰此倡亂之書
也繼又批西廂記元恭見之又曰此誨淫之書也顧一時
學者愛讀聖歎書幾于家置一編而聖歎亦自負其才益

肆言無忌遂陷于難初

世廟遺詔至蘇巡撫以下大臨府治諸生從而訐吳縣令不法事巡撫朱國治方暱令于是諸生被繫者五人翌日諸生羣哭于文廟復逮繫十三人俱幼大不敬而聖歎與焉當是時海寇入犯江南衣冠陷賊者坐反叛興大獄廷議遣大臣卽訊并治諸生及獄具聖歎與十七人俱傳會逆案坐斬聞聖歎將死大歎詫曰斷頭至痛也而聖歎以無意得之大奇于是一笑受刑云

神木

歸途過杭州由城外西湖取道小憩淨慈寺中兒輩以運
木井爲疑寺僧云相傳爲宋嘉定時道濟大師因起淨慈
殿需大梁棟悉由此運出適殿材已具故後到之一木卽
仍存井中言之鑿鑿語似不經然佛力無邊有不可以常
理測者何燕泉餘東序錄載永樂四年肇造帝京宮殿工
部尙書宋禮承命取材於蜀得大木若于於馬湖一日木
忽自行所過聲吼如雷巨石爲開膚寸不損事聞詔封其
山爲神木山建祠祭享此事史雖不載而時代甚近諒非
子虛則淨慈之事何足爲怪記嘉慶辛酉余在京過夏是

年京畿大水順天府屬三河等縣水高數丈有木直立水中而行端與水平端上恒有光夜望若燈或有龜魚踰其上相傳爲龍造宮取木也邑父老有知其事者謂木取於平谷縣深山中或十餘年或二十餘年輒一取其歲必大水又有老嫗言幼時其戚某家北山下一日有六七人如木工狀暮投村中皆不肯留因詣戚某家憐而止之宿天明客尙未起穴樹以窺但見魚鼈縱橫於地驚而退乃遙呼曰日高矣頃之客出故如昨也臨行留一物置檐間爲謝囑勿移動及水發村廬盡淹此家獨無恙云道光癸未

夏隆雨爲災直隸百餘州縣皆成巨浸先是三月間有十
三人衣青製襪襦袴皆一色腰斧鋸過平谷西門外飯肆
各食素饅頭告主人以取木歸與前辛酉過其店者形狀
相類衆皆惶懼恐復被浸至是果然然則龍宮伐木事有
明徵佛殿運木理亦可信矣

釣臺詩

七里難舟中偶從蓬窗望見釣臺高倚天半回憶四十餘
年前曾經登眺此景如在目前偶以指示兒輩有踴躍欲
繫纜一登者船中柁工水手皆不欲講登臺者多不利遂

止余曰此語不必盡然然記嘉慶辛酉年公車過此時同

評偕者五人齊北瀛

鯉

陳西山

國銓

吳和庭

觀樂

皆不欲

登余與陳虛舟

龍標

賈勇陟其巔曾有詩紀之是科北瀛

成進士西山和庭皆大挑一等惟余與虛舟打毬毬而回
則不可謂俗諺之竟屬子虛也因緝示我周行中詩句示
之謂羞見先生面二語固已明明告我耳恭兒問此詩有
可考否余曰此詩見元詩選爲趙蒙齋所作蒙齋名璧字
寶仁雲中懷化人官至平章政事元詩選亦只存此二十
字惟利名二字作卿相亦不知其何所據也

首縣

小住衢州府城西安令某極言衝途附郭縣之不可爲因舉俗諺前生不善今生知縣前生作惡知縣附郭惡貫滿盈附郭省城云云按此語熟在人口宋漫堂筠廊隨筆已載之云其先文康公起家陽曲令常述此語則其來亦遠矣近時有作首縣十字令者一曰紅二曰圓融三曰路路通四曰認識古董五曰不怕大虧空六曰圍棋馬釣中中七曰梨園子弟殷勤奉八曰衣服齊整言語從容九曰主恩憲德滿口常稱頌十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語語

傳神酷肖或疑認識古董四字爲空泛不知南中各大省
州縣交代前憑首縣核算有不能不以重物交抵者余在
江南嘗於萬廉山郡丞承紀處見英德石山一座備皴瘦
透之美中有趙甌北先生鐫題款字云係在丹徒任內交
代抵四百金者又於袁小野郡丞培處見一范寬大幅山
水亦係交代抵五百金者使非認識古董設遇此等物何
從判斷乎若第十字所云則亦惟南中衝途各缺有之偏
遠苦瘠之區尙攀躋不上也

典史

各縣典史爲流外官古但稱吏攢而已然往往亦擅俸威
福有爲作十字令者云一命之榮稱得兩片竹板拖得三
十俸銀領得四鄉地保傳得五下嘴巴打得六角文書發
得七品堂官靠得八字衙門開得九品補服借得十分高
興不得曲終奏雅則非但雅諛而官箴矣

上衙門

州縣衙參情狀各省大略相同桂林有分段編爲戲齣者
尤堪噴飯一曰烏合二曰蠅聚三曰鵲噪四曰鵲立
五曰鶴驚六曰鳧趨七曰魚貫八曰鷺伏九曰蛙坐

猿獻

謝

十一曰鴨聽十二曰狐疑十三曰蟹行十四曰狼

飛十五曰虎威

各賦
與夫

十六曰狼養十七曰牛眠十八曰

夢此皆余所見所聞者當時不覺其可笑歸田後歷歷憶之真可入啟顏錄也

清客

都下清客最多然亦須才品稍兼者方能自立有編爲十字令者曰一筆好字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子圍棋六齣崑曲七字歪詩八張馬鈞九品頭銜十分和氣有續其後者曰一筆好字不錯二等才情不露三斤酒量

不吐四季衣服不當五子圍棋不悔六齣崑曲不推七字
歪詩不遲八張馬鈞不查九品頭銜不選十分和氣不俗
則更進一解矣程春廬曰果能如是雖近今翰苑諸君何
以加此然吾見亦罕矣

酒令

酒令有雅而譎者宋人卽尙之如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
同人或曰光武師渡滹沱河旣濟未濟或曰劉寬婢羹汚
朝衣家人小過東坡曰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小畜後斬
大畜當時蓋指王荆公也前明陳詢忤權貴被謫同僚送

行因餞席說令陳循曰轟字三個車余斗字成斜車車車
遠上寒山石徑斜高穀曰品字三個口水酉字成酒口口
日勸君更盡一杯酒詢自言曰轟字三個直黑出字成黜
直直直焉往而不三黜有張李二人互相謔者張名更生
李名千里因席間舉令李曰古有劉更生今有張更生手
中一本金剛經不知是胎生是化生是卵生張曰古有趙
千里今有李千里手中一本刑法志不知是二千里是二
千五百里是三千里又江南無錫令卜大有善戲謔聞新
任宜興方令者年少而有口才與同僚武進令商議其日

有公宴預擬一令欲以窘新宜興既入席卜曰我有一令不能從者罰一巨觥乃曰兩火爲炎此非鹽醬之鹽既非鹽醬之鹽如何添水便淡武進令曰兩日爲昌此非娼妓之昌既非娼妓之昌如何開口便唱新宜興方令曰令不難遵只是冒犯卜老先生眾曰但言之方曰兩土爲圭此非烏龜之龜既非烏龜之龜如何添卜成卦眾乃大笑服其敏捷或云此前明方大司馬逢時事

燈謎

韻
云登謎有十八格曹娥格爲最古次莫如增

損格增損卽離合也孔北海始作離合體詩其四言一篇曰漁父屈節水潛匿方與時進止出寺弛張呂公饑釣闕口涸旁九域有聖無土不王好是正直安固于城海外有截隼逝鷹揚六翮不奮羽儀未彰龍蛇之蟄比他可忘玳瑁隱耀美玉韜光無名無譽放言深藏按齊安行誰謂路長此詩離合魯國孔融文舉六字如第一句漁字第二句水字漁犯水字而去水則存者爲魚字第三句時字第四句寺字時犯寺字而去寺則存者爲日字離魚與日而合之則爲魯字餘皆倣此此外復有蘇黃諧聲暗首粉底正

冠正履分心素心重門垂柳諸格要不及會心格爲最古
國語秦客爲慶餅於晉之朝范文子知其三此謎之肇始
也在左氏則有河魚庚癸之言在樂府則有藁砧石闕之
句皆近於謎特未施諸燈耳國初毛際可作七絕十六首
每句隱一古人姓名其在孟子內遂爲傳作近時偶閱七
嬉見冰天謎虎中一百二十八謎頗有思致如一點胭脂
打赤也爲之小傳語報平安打言不必信紅旗報捷打克
告於若人人盡道看花回打言游過矣恨不作第一人打
氣次焉官場如戲打仕而優豈打下上其音走馬燈打夜

行以燭無燭則止喫烟打食在口則吐之亥打一時半刻
亞元打又是一箇文章魁首出門名家打這人一事精尤
爲警策余友僻耽亦嘗製四書古人謎俱能別開生面如
郁郁乎文哉打華周准飭差打許行春風纔度玉門關打
泄柳建安七子打曹交絲套打綿駒三千寵愛在一身打
王驩莫把豐肌認太真打瘠環自詠平生不得志打陳辛
巨鰲無力冠戴山打戴不勝古貌打陳相三尸守夜打彭
更超陞按察司打飛廉孫打子產日躔大梁之次打離婁
帝高陽之苗裔帝高辛之苗裔打龍子余謂之日如日纏

大梁之次未免太典須得天文家來猜矣渠曰誰家沒得
時憲書乎余爲語塞以是信開卷有益之言爲不謬

近人雜謎

余養疴吳門居滄浪行館中時來視余者爲蘇齋石吳棣
華錢梅溪楊芸士吳青士諸君子病間亦不欲聞近事酒
次惟雜舉觴令爲戲時值上元燈節或以外間街市燈謎
相聞者率不能慳人意因憶說部所載燈謎有極渾成大
雅及甚可解頤者如松子猜四書一句父爲大夫分明周易語
卻楚象曰鬱陶思君爾止子路宿猜四書一

何李氏族於秦山打胎猜四書一句既欲其生怕妻羞下跪猜四

書一句構志有四個頭六隻眼四隻手十二條腿猜四書

一句牛羊父母兩個男的兩個女的兩個活的兩個死的兩個

有名姓的兩個無名姓的猜四書一句華周祀游方和尚

廟無人狗四書一句所過者化節孝祠祭品猜四書一句

食之者寡睢陽城猜四書一句守也國士無雙猜四書一句謂

信朱筆寫詞字猜四書兩句未同而言觀干不是萬不是

都是小生的不是猜四書一句平日伴猜四書兩句何可

以羊核猜四書兩句不連果在外仁才名猶是楊盧駱勃

易之

也何因要在前猜書經一句

王不

佳文字猜書經一句

惟

學半主器莫如長子猜詩經一句

邊豆

前頭吹笛子後頭敲

破籬猜詩經二句

魚鹿子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

馴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猜

詩經一句

與子

朗誦漢書史記猜左傳一句

有班馬

帶見

小門生猜左傳一句

老師

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

語時猜官名一个

玉環

晉襄公猜字一

翁

賦得偃武修文

得閒字猜字一

敗

春雨連綿妻獨宿猜字一

正月小二

月小

猜字一人

從左看到右此字在口頭從右看

到左馬間都是我猜字一仲夫妻猜拳一个叫梅花一个

叫八馬猜字一語一个大一个小一个跑一个跳一个吃

人一个吃草猜字一驢左看三十一右看一十三合攏來

是三百二十三猜字一非眉峯聳翠猜唐詩一句山從人面起

么二三四六猜宋詩一句纔有梅花便不同事父母幾諫猜鳥名

一子規浣花草堂猜鳥名一杜窺黑車王猜西廂記一句全不

見半擊驚猜西廂記一句半推禽猜西廂記一句會少太

史公下鸞室猜琵琶記一句畢竟是文章誤用時丟在地

下不用時安在桌上猜物一木子龍單身保阿斗猜藥名

三盤山獨活

韓文公像猜四書兩句不連

今日愈故退之

衛宣姜

夢長庚入懷猜禮記二句

爲飯也妻者是爲白地母

息上加息猜孟子

一句

以利爲本

戊辰猜易經二句

天數五地數五

弔者大悅猜易經一

句

先號咷而后笑

上是馬下是字下是馬上是字兩頭是馬中間

是字猜字一交

稟賦不同

昔人以夜臥不覆首爲致壽之原取其夜氣之不鬱蒸又有百病從腳起之說蓋湧泉穴與心相通風最易入故養生家皆慎之然人之稟賦不同有不可以一律論者相傳

曹文恪公

秀先

臥被僅四尺餘只覆胸腹而已赤兩足借

於被外雖嚴寒亦然劉文清相國

塲

臥被甚長睡時將被

摺爲筒疊其下俟入之家人俟其入於被中并將上半反疊如包裹狀雖酷暑亦然皆罕聞之事然兩公畢生泰然並無傷寒傷熱之證且各登上壽考終則理之不可解也憶余官袁浦時於霜降安瀾後同兩部公觴河上三大憲孫寄圃節相居中左爲顏惺甫漕帥檢右爲張蓮舫河帥文浩自己初入席坐至亥正漕帥微露倦容兩目稍閉節相睨之而笑曰三兄睡着了漕帥瞿然曰我正聽曲

何曾睡耶節相曰三兄平日在署以何時睡漕帥曰必到亥初節相大笑復左右視曰世上人有亥初卽睡者乎語畢復大笑不止且對漕帥曰君言亥初必睡今已亥正又何以不睡乎漕帥正色曰我言署中常日如此今夜有戲可觀有酒可酌又胡爲必睡耶滿堂爲之歡噱少頃漕帥問節相曰且請教中堂在署以何時睡節相曰我照常辦事時必到子正始睡否則丑初或丑正俱不可知至寅初乃無有不睡者矣漕帥啞曰然則中堂不必言何時睡但當言今日辦事明日睡而已合座又爲大笑二公言此時

皆年已踰七十常聞人言亥子之間必須熟寐一二時否則大傷陰氣二公起居遠不相謀如此而厥後並享大年然則大貴人固不可以常情測度乎

少食少睡

今人以飽食安眠爲有生樂事不知多食則氣滯多睡則神昏養生家所忌也昔應璩詩言中叟得壽之由日量腹節所受博物志言所食愈少心愈開年愈益所食愈多心愈塞年愈損孫思邈方書云口中言少心中事少腹裡食少自然睡少依此三少神仙訣了馬總意林引道書云欲

得長生腹中清欲得不死腹無屎此皆古人相傳養生之
訣而余於今人亦得其證記在京日侍戴可亭師請示卻
病延年之術師曰我督學四川時得疾似怯證或薦我眉
山道士治之道士謂與余有緣能治斯疾因與對坐五日
教以吐納之方疾頓愈至今數十年乃強健勝昔也時師
年已八十餘風采步履只如六十許人自言每日早起但
食精粥一大碗晡時食人乳一茶杯或傳師家畜一乳娘
每隔帳吸乳嚙之乳盡輒易人蓋已廿餘年師諱而不言
也余偶問曰卽此已飽乎師大聲曰人須喫飽乎又問黃

左田師談我直 南齋直樞廷已四十年每夜早起不以爲苦惟亥子二時得睡卽足耳在樞廷日每於黎明視奏摺小字不用燈光其目力遠勝少年人後師引年歸甫得高臥至日高時始起而兩眼驟昏矣

品茶

余僑寓浦城艱於得酒而易於得茶蓋浦城本與武夷接壤卽浦產亦未嘗不佳而武夷焙法實甲天下浦茶之佳者往往轉運至武夷加焙而其味較勝其價亦頓增其實古人品茶初不重武夷亦不精焙法也畫境錄云有唐茶

品以陽羨爲上供建溪北苑不著也貞元中常袞爲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謂之研膏茶丁晉公爲福建轉運使始製爲鳳團今考北苑雖隸建州然其名爲鳳凰山其旁爲壑源沙溪非武夷也東坡作鳳唼硯銘有云帝規武夷作茶園山爲孤鳳翔且嗅又作荔支歎云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直以北苑之名鳳凰山者爲武夷漁隱叢話辨之甚詳謂北苑自有一溪南流至富沙城下方與西來武夷溪水合流東去劍溪然又稱武夷未嘗有茶則亦非是按武夷雜記云武夷茶賞自蔡君謨始

謂其過北苑龍團周右父極抑之蓋緣山中不曉焙製法
一味計多徇利之過是宋時武夷已非無茶符焙法不佳
而世不甚貴爾元時始於武夷置場官二員茶園百有二
所設焙局於四曲溪今御茶園喊山臺其遺迹並存沿至
近日則武夷之茶不脛而走四方且粵東歲運番舶通之
外夷而北苑之名遂泯矣武夷九曲之末爲星村鬻茶者
駢集交易於此多有販他處所產學其焙法以贗充者卽
武夷山下人亦不能辨也 余嘗再游武夷信宿天游觀
中每與靜叅羽士夜談茶事靜叅謂茶名有四等茶品亦

有四等今城中州府官廨及豪富人家競尙武夷茶最著者曰花香其由花香等而上者曰小種而已山中則以小種爲常品其等而上者曰名種此山以下所不可多得卽泉州廈門人所講工夫茶號稱名種者實僅得小種也又等而上之曰奇種如雪梅木瓜之類卽山中亦不可多得大約茶樹與梅花相近者卽引得梅花之味與木瓜相近者卽引得木瓜之味他可類推此亦必須山中之水方能發其精英閱時稍久而其味亦卽稍退三十六峯中不過數峯有之各寺觀所藏每種不能滿一斤用極小之錫瓶

貯之裝在名種大瓶中，中間遇貴客，名流到山，始出少許，鄭重淪之。其用小瓶裝贈者，亦題奇種。實皆名種，雜以木瓜、梅花等物，以助其香，非真奇種也。至茶品之四等：一曰香、花香、小種之類，皆有之。今之品茶者，以此爲無上妙諦矣。不知等而上之，則曰清香，而不清猶凡品也。再等而上之，則曰甘香，而不甘則苦茗也。再等而上之，則曰活甘，而不活亦不過好茶而已。活之一字，須從舌本辨之，微乎微矣。然亦必論以山中之水，方能悟此消息。此等語，余屢爲人述之，則皆聞所未聞者。且恐陸鴻漸茶經未曾夢及此矣。

憶吾鄉林越亭先生武夷雜詩中有句云他時詫朋輩真
飲玉漿回非身到山中鮮不以爲欺人語也

品泉

唐宋以還古人多講求茗飲一切湯火之候瓶盞之細無
不考索周詳著之爲書然所謂龍團鳳餅皆須碾碎方可
入飲非惟煩瑣弗便卽茶之真味恐亦無存其直取茗芽
投以淪水卽飲者不知始自何時沈德符野獲編云國初
四方供茶以建寧陽羨爲上時猶仍宋制所進者俱碾而
揉之爲大小龍團至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上以重勞民力

罷造龍團惟採茶芽以進其品有四曰採春曰先春曰次春曰紫筍置茶戶五百充其徭役乃知今法實自明祖創之真可令陸鴻漸蔡君謨心服憶余嘗再游武夷在各山頂寺觀中取上品者以巖中瀑水烹之其芳甘百倍於常時固由茶佳亦由泉勝也 按品泉始於陸鴻漸然不及我

朝之精記在京師恭讀

純廟御製玉泉山天下第一泉記云嘗製銀斗較之京師玉泉之水斗重一兩塞上伊遜之水亦斗重一兩濟南珍

珠泉斗重一兩二釐楊子金山泉斗重一兩三釐則較玉泉重二釐或三釐矣至惠山虎跑則各重玉泉四釐平山重六釐清涼山白沙虎邱及西山之碧雲寺各重玉泉一分然則更無輕於玉泉者乎曰有乃雪水也常收積素而烹之較玉泉斗輕三釐雪水不可恒得則凡出山下而有冽者誠無過京師之玉泉故定爲天下第一泉

百歲酒

余在甘肅晤齊禮堂軍門慎授一藥酒方謂可治聾明目黑髮駐顏余服之一月目力頓覺勝前其方用蜜炙箭筈

二兩當歸一兩二錢茯苓二兩黨參一兩麥冬一兩茯苓
一兩白朮一兩熟地一兩二錢生地一兩二錢肉桂六錢
五味八錢棗皮一兩川芎一兩龜膠一兩羌活八錢防風
一兩枸杞一兩廣皮一兩凡十八味外加紅棗二斤冰糖
二斤泡高粱燒酒二十斤煮一柱香時或埋土中七日更
好隨量飲之軍門云此名周公百歲酒其方得自塞上洞
翁自言服此方四十年壽已踰百歲翁家三代皆服此酒
相承無七十歲以下人余至粵西刊布此方僚窠軍民服
者皆有效遂名梁公酒有名醫熟玩此方久而慨然曰水

火既濟真是良方其制勝全在鬼活一味此所謂小無不入大無不通非神識神手莫能用此也自是而日三服至今已八年未幾余引疾歸田僑居南浦有患三年瘧者乞此酒一小瓶飲之前後凡兩人皆應手霍然而浦人不甚以爲然至有訾其方者曰此十八味平平無奇而鬼活一味尤不宜輕服與粵四名醫之言正相反余聞之爲齒冷而已余同懷弟灌雲廣文素嗜飲中年以後已成酒癆每日常啜粥不過一勺顏色憔悴骨立如柴醫家皆望而卻走適其長子元辰在余往林署中錄此方寄之灌雲素不飲

燒酒不得已以紹酒代之日飲數杯以次遞加半月後眠食漸進一月後遂復元客秋余回福州相見則清健較勝十年前而豪飲如故據言並未服他藥只常服此酒日約三斤已五年矣夫紹酒之力固不及燒酒之厚然服燒酒者日以兩計服紹酒者日以斤計則其力亦足相敵故其效並同也余五十餘歲時鬚髮早白鬚亦蒼然自服此酒之後白髮竟爲之稍變初亦不覺惟剃頭時日見所落髮針不似從前之白始知黑髮已有可據惟白鬚如舊細思其理酒氣向上故於髮易見功而下垂之鬚酒力未必能

到此理甚明也

豆腐

豆腐古謂之菽乳相傳爲淮南王劉安所造亦莫得其詳
又相傳朱子不食豆腐以謂初造豆腐時用豆若干水若
于雜料若干合秤之共重若干及造成往往溢於原秤之
數格其理而不得故不食今四海九州至邊外絕域無不
有此凡遠客之不服水土者服此卽安家常日用至與菽
米等故虞道園有豆腐三德讚之製惟其烹調之法則精
拙懸殊有不可以層次計者宋牧仲西陂類稿中有恭純

蘇撫任內迎

鑾盛事云某日有內臣頒

賜食品並傳

諭云宋犂是老臣與眾巡撫不同著照將軍總督一樣頒
賜計活羊四隻糟雞八隻糟鹿尾八箇糟鹿舌六箇鹿肉
乾二十四束鱗鯉魚乾四束野雞乾一束並傳

旨云朕有日用豆腐一品與尋常不同因巡撫是有年紀
的人可令御廚太監傳授與巡撫廚子爲後半世受用等
語今人率以豆腐爲家廚最寒儉之品且或專屬之廣文

食不足之象以爲笑柄詎知一物之微直上關

萬乘至尊之注意且恐封豕元老不諳烹製之法而鄭重以將之如此惜此法不傳於外記余掌教南浦書院時有

廣文劉印澗學師

瑞紫

之門斗作豆腐極佳不但甲於浦

城卽他處極講烹飪者皆未能出其右余嘗晨至學署坐索早餐卽咄嗟立辦然再三詢訪不能得其下手之方聞

此人今尙在已篤老矣又余在山東臬任公暇與龔季思

學政

守正

訥近堂藩伯

訥爾經額

恩僕菴運使

恩特亨額

鍾雲亭太守

鍾

同飲於大明湖之薜荔館時侯理亭太守

變

爲歷城令

亦在座供饌卽其所辦也食半忽各進一小碟每碟一方塊食之極佳衆皆愕然不辨爲何物理亭曰此豆腐耳方擬於飮餼會次第仿其法而余旋升任以去忽忽忘之此後此味則遂如廣陵散杳不可追矣因思口腹細故往往過而卽忘而偶一觸及則饑涎輒不可耐近年僑居浦城間遇觴客必極力講求此味同人尙疑其有秘傳也

廚子

孫興公榕陰新檢中載吾鄉曹能始先生

學佳

與二友同

上公車惟先生攜一僕凡途中飲饌之事皆先生至之僕

善煮飪二友食而甘之而微嫌其費頗有煩言一日僕請
先生與二友分爨曰我實不能伺候三人先生不肯僕卽
請去先生曰我實不能以僕故而開罪於友人聽之臨行
請曰我卽當回閩但乞一信帶呈家中人俾知並非負咎
被逐耳與之信時方行到蘇州比先生至京而此僕早已
抵閩蓋卽蘇州發信之次日也家中人詰其故曰我實天
上之天廚星也吾家主人乃天上仙官我應給其任使彼
二客者何福以當之語畢遂不知所之聞此二客後亦各
享大年蓋月餘日飽飫天廚之效云按袁簡齋續齊諧中

亦載曹能始先生飲饌極精廚人董桃媚者尤善烹調先生宴客非董侍則不懽先生同年某督學蜀中乏作饌者乞董偕行先生許之遣董董不往怒逐之董跪而言曰桃媚天廚星也因公本仙官故來奉侍督學凡人豈能享天廚之福乎言畢升堂向西去良久不見二書所載各異而皆屬之能始先生且徐興公與先生同時人見聞尤近必非無因矣余家有陳東標者頗能烹調輒以此誇于眾眾因戲呼之爲天廚星實則庸手而已余於能始先生無能爲役則陳東標之於董桃媚又豈止仙凡之判哉

小炒肉

乾隆乙卯余留京過夏主游彤白侍御

光緒

家時同居者

爲葉蓮山太史

大觀

黃星巖

奎光

陳研農

義

二邑侯王虛

谷

錫齡

陳德羽

鵬飛

二孝廉談次各舉所嗜之饌品侍御

以小炒肉爲最佳衆皆笑之然侍御廚中所出之小炒肉則實可於口無怪其侈爲俊味未幾而林樾亭先生至京飲讌間有以此語告者先生曰彤白尙是講究家若我則所嗜惟肉生平行滕所經無論天涯地角但是有酒可饌有肉可飽處便足陶然酒不論精粗肉亦不論煮法也

御與先生皆巨人長德故不苛求飲饌如此余每飯必與
廚子磨牙小炒肉一味余但呼之爲寸炒錢繩爛不下箸
廚子手段固拙而余則有愧鄉先哲未免爲飲食之人矣
憶在京中間一故事云年羹堯由大將軍貶爲杭州將軍
後姬妾皆星散有杭州秀才適得其姬聞係年府專司飲
饌者自云但專管小炒肉一味凡將軍每飯必於前一月
呈進食單若點到小炒肉則我須忙得半日但數月不過
一二次他手所不能辦他事亦不相關也秀才曰何不爲
我一試之姬哂曰酸秀才談何容易府中一盤肉纔一隻

肥豬任我擇其最精處一塊用之令君家每市肉率以斤
計從何下手秀才爲之愕然一日秀才喜告姬曰此豬中
每年有賽神會每會例用一豬今年係我值首此一豬應
歸我處分卿可以奏技矣姬諾之屆期果拍一全豬回姬
詔曰我在府中所用係活豬若已死者則味當大減令無
奈何姑試之乃勉強割取一塊自入廚下令秀才先在房
中煮酒以待久之捧進一碟屬秀才先嘗之而仍至廚下
拊搗雜物少頃入房見秀才委頓於地僅一息奄奄細察
之肉已入喉並吞下矣按吾鄉俗諺有每嘗美味者

必先將舌頭用線羈住卽此故事所由來也聞者蓋無不
發一大噱云

奴僕

子平家推人星命每分十二宮於大局往往不差余八字
中奴僕宮最不佳聽之而已官京師十年無一如意者舊
聞京官僕資每月京錢一千余月給京錢二千冀稍用命
而頑梗如故時余方直軍機在家日少留家之僕率皆高
臥有看門周姓者因此被余怒斥口出怨言並背言如此
薄資又復苛責只索不幹了余微聞之不與較也是夜仍

須入直五鼓卽起飯未畢而室中鄭夫人亦披衣起余愕然曰爾尙抱病何事早起則對曰我微聞周僕要辭去言甚決婢媪輩亦述其悻悻情狀今日君須入直不得不早起覘之余因此遂放心出門而是午適奉出守荊州之命翼日卽須遞摺謝

恩因留直不出而飭隨僕回家取衣服鋪蓋以進微詢周僕情狀則云照舊謹慎看門並不提及前話時喜報早到門矣後此僕隨子出京歷荊州淮海兩任司閹甫以他故斥去熟聞京官之僕偶有過失輒不敢大聲呵斥恐其卽

散盡工資甚薄而又無他出息無怪其然迨予外宦二十
年則情形頓異所用僕輩偶有過失只有被逐而從無告
辭者或謂所入較豐不無戀戀余則謂奴僕宮闈不佳而
有官星照歷之雖狡獪無所施其技倆非僅有所戀也自
壬辰初次引歸家居三年只一六十餘歲者應門值奉
召復出

旨到程梓庭督部謹錄出加封迭閱余方照常早睡未起
而此僕遂將此封置之几上並不促余起視卽此一事其
他可知壬寅二次引歸僑寓浦地則所用者益離奇百出

每遇客至或自出門則可笑可怒之端不一而足余嘗戲呼之爲三分奴謂一人須三分之一分人一分鬼一分畜生也既乃靜言思之則此三分奴者又非無因而至前蓋奴僕之服勞於主固有財以動之亦有義以臨之當外官時我爲國家出力爲百姓勞心此輩既歸我任使自不能置身事外今則早眠晏起毫無所事我身既於國家無益於百姓無關而尙責此輩以爲我出力爲我勞心豈非不恕夫旣無義以臨之又無財以動之則此輩之隨感而應者正是自然之理大順之情又何怪乎因此心平氣和但

以三分奴待之而無所怨尤於其際適讀東巖重梓劉念臺先生人譜中有警虐使奴僕一條後引傳曰孔子家兒不知怒曾子家兒不知罵乃不覺處之坦然也

縫人

縫人通稱裁縫以能裁又能縫也而吾鄉之學操官音者因縫與房音近訛而爲裁房衆口同音余家婦女多隨官者自負爲善說官話亦復呼裁房不絕聲生不可破余嘗笑之則羣辨曰司茶者爲茶房司廚者爲廚房則裁房亦同此例耳然則剃頭者亦當稱剃房棟樑者亦當稱樑房

木匠亦當稱木房泥水匠亦當稱泥房乎縫人之拙者莫
過於浦城其倨傲無禮亦莫過於浦城浦人風尚節儉士
大夫率不屑豐食美衣卽素封家亦然惟長年製衣不倦
余常往來一二知好家聽事無不有裁衣棚架者縫人見
客過皆堅坐不起余偶以語門徒詹捧之捧之曰某嘗呼
此間縫匠爲大王蓋亦嫉其倨傲且言家中婦女輩每奉
之如上賓惟所指揮此風殆不可化也余歸爲兒女輩述
之無不匿笑因合家亦呼縫人爲大王而裁房之稱終不
肯改其偷竊衣料及皮絮之屬又極巧而實拙迥不在意

計之中余宅中偶製新衣使僕輩督之輒至喧呶不止適
余換製一皮馬褂用月色綢爲裏甫製成卽擲出令換鈕
釦且斥之曰一鈕釦尙且釘錯似此本領何喧呶爲渠狼
目熟視再四大作京腔曰並無釘錯何以寬我余指身上
一翻穿馬褂斥之曰若爾所釘不錯則我之舊衣俱錯矣
此係以月色綢爲裏非以爲面也自應照常左釦右絆何
得右釦左絆因使僕輩盡出翻身之長褂及馬褂示之並
厲聲色痛斥一番渠乃喑然不敢辯自是之後凡縫人之
氣少衰至余家者始稍謹默夫一技雖細而旣專司其事

卽未可掉以粗心憶蔣伊臣鑒錄中有一條云嘉靖中京師縫人某姓者擅名一時所制長短寬窄無不合度常有御史令裁公服跪請入臺年資御史曰係裁衣何用知此曰公輩初任確職意高氣盛其體微仰衣當後短前長任事將半意氣微平衣當前後如一及任久欲遷內存沖振其容微俯衣當前短後長不知年資不能相稱也此雖謔言卻有至理又豈此間大王所與知乎

歸田瑣記卷八

福州梁章鉅撰

北東園日記詩

早年獨學中歲服官日必有記用資稽考自歸田後無所
事事遂輟筆焉而山中歲月閒裏居諸亦不忍竟付飄風
漫無省紀間以韻語代之三年以來忽忽積成數十首兒
輩喜其語質易曉而多逸事可傳並乞加注語以暢其旨
則猶之乎日記云爾因自題爲北東園日記詩附入歸田
瑣記之餘以待繼此隨事增加仍不以詩論也

歸田何事不真歸但說無田抑又非直是有家歸不得三

山雙塔隔斜暉

事詳第
二卷

小巷深深蘇盾術隨方寄廡是家風運期自愧無高節那

得人皆皋伯通

吾家伯鸞高士易姓運
期見後漢書及廣韻

滄海橫流到處難老臣何敢卽求安三時屏息蓬門裏信

是屯連骨相寒

初到補數日卽值城中民變縣官被頑民
倒擡出城橫加凌辱城東富紳某新宅遭

其拆毀勢且洶洶卽在余之後門人聲鼎沸余茫不知其
由惟杜門屏息而已憶吳棟華同年蘇州送行詩有去仕

無安土屯連念老臣之句語最沈着爲時所稱
乃竟成夜半回舟之兆又宛爲今日寫照也

買宅由來重買鄰急何能擇且因循臬鷺不礙分棲穩燕

雀終歸大造仁

卜宅之初橫逆之來至不可埋喻未幾則歸我循擾如魚鳥之親人也

一邱一壑舊花園

新居本宋待制章衡花園舊址花園循卽因此而名

陋巷重開

馬門那有滿籠餘萬卷
獲持昕夕祝長恩

新宅本荒陬築大樓五楹貯

書萬卷

其上

誓墓高風不可尋
松楸回首十年心
梅亭山轉姚岐崙空

對西風淚滿襟

癸卯秋始回福州拜墓祖塋在梅亭山先嚴慈及先室墓在姚岐崙相距不及一里

俗呼崙作去聲接廣韻集韻崙並

爲見切音論則俗呼正古音也

兼旬朋酒太匆匆
歸里翻成踏雪鴻
祇有東園閒草木頻

年應戀主人翁

住福州僅二十餘日復匆匆買舟旋浦回首東園花木未免有情

江南嶺石苦相隨今日山鄉事事宜三十年來離合迹花

間題徧尙無詩

余歷官江南嶺石長女蘭省皆隨侍余自以百花畫卷賜之每一離合必題數字卷

末以存泥爪但無詩耳

附蘭省和韻

萬里金城有夢隨天教移節慰民宜

大人奉旨重出卽授甘肅萬里長

途無從隨侍自開府嶺右移節

吳中則無日不趨承左右也

年來幸得趨庭近燕寢

香中且學詩

敢說雲龍上下隨萊衣班後亦相宜絳趺朱萼庭階盛

愧讀蘭陔潔養詩

兩家翁屬一家通惜暖憐寒卅載中最喜琅琅聽夜讀書

堂西畔小樓東

三女壽筵于歸後仍隨余同居垂二十載備極扶持之勞今內外孫皆能讀書已就

宅中分東

西就塾矣

水復山中去住忙曉梳脫髮晚稱觴一年之聚何年再夢

繞君窈窕話堂

四女蘭衡別將十年因余七十壽辰聞關到此僅作一年歡聚即復旋歸

附蘭衡和韻

忘卻扁舟遠涉忙欣隨雁序共稱觴祇今回首千山外

但覺淵池綠野堂

莫笑年來山澤儀天香也與小園宜致身富貴何須早

用

句 滿眼雲霞只自怡

園中牡丹頗盛初次開筵招客賞之後但閉門自怡而已

頽年春色歸金爵鎮日香風守玉瓶如此名花相澹對西

峯定有夢通靈

金爵玉瓶皆名花之異種者吳晉庭所贈也魯庭家福州西峯里

附逢辰和韻

南中無數佳花木第一難忘是玉瓶悵望東園歸未得

青春何處醉劉靈

荀莊佳處徧開觴增綠來青地未荒更願主人清興發鷓

泥重踏息陰房

祝東巖雙招飲於荀莊之徧增綠軒環池而池之東即來青亭也惜二十年前不

榻之息陰山房未能再至

好山深處一身藏當日佼佼弟子行轉眼風流易消歇更

無人問舊書堂

余掌教南浦書院六年極一時人文之盛今名山如舊而情事頓殊矣

屋後青山闢洞天閒來選勝續前緣仙坑那及仙樓好徑

我相思五十年

重九日與東巖步游仙樓並尋仙人坑之勝三十年前所神往也

紛綸四部足旁搜有味青燈不外求豈爲聲名勞七尺漫

言志業在千秋

魏書李炎之傳云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爲聲名勞七尺

也第三語本此

第一名區夢筆山三年勝地未重攀暗中恐惹山靈笑鳥

自高飛鸞自閒

城西夢筆山爲此邦第一舊蹟荒廢已甚屢聞議修而迄未舉行

千峯百嶂轉芝城添作山廚鱸尾羹更喜海螵來突兀待

整一例助詩情

鱸與螵皆海族而建寧府往往有之
自余至南浦而負擔求售者始類至

年來老渴頗難支夢到西瓜又荔枝果許沈瓜還擘荔枝惜

無高會續南皮

此首爲夢中所成適見輩好瓜果爲
購寄西瓜鮮荔因酌改夢中句紀之

酒間忽報枇杷來

白香山詩
批作入聲

滿座齊傾大白杯何必貪心

更彈缺老養已覺老懷開

恭兒自京回過浙中先寄到鱸
魚枇杷鱸魚雖已變味而枇杷

尚鮮
美也

循陔遠道見深情欣聽門前郭索聲莫怪長筵徒大嚼且

增詩事到山城

丁兒攜眷北上過浙中寄到霜蟹兩大筐
次日開筵觴客卽用丁兒來詩韻記之

附丁辰寄詩

望雲何以寄遙情聊伴柴門剝啄聲正是菊黃橙綠候

北東園裏壯詩城

餞歲居然甘蠟粉銷寒間亦薦螺香頻煨子舍殷勤寄竟

把他鄉當故鄉

福州除夕飲家家必設蠟粉適逢兒寄到蠟燭因仿爲之美不可言時丁兒亦覓得

香螺數枚遂以充銷寒之品

南宮門巷淨無塵

達生于邦玉

舊日臺江俠客貧

史生文邦首寓

福州

我正大聲勸誠是麥舟應續畫圖新

二生不克葬其親余皆力成厥

事憶在蘇州曾助曹良圃比部塋塋葬親比部

繼麥舟圖爲謝吳中名流題詠者至數十家

附史生和韻

誤趨歧路悵前塵舊業依然守素貧何幸義聲深感激
畫圖慰我表阡新

附達生和韻

先疇舊德憶京塵眷念清門下士貧二十餘年霜露感
麥舟重到浦南新

附停葬說

昔聖門之論孝也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
禮凡以事葬祭三者並重也今人於父母無不知事其

死也無不知祭不如是則有不孝之名而無以自立於
人世而獨於葬之一事乃若忘之果何說乎蓋死者一
日未入土則一日之體魄未安死者未安而生者顧安
之則生前之事如不事也身後之祭如不祭也而猶醜
然自立於人世曰吾已盡子孫之道其誰信之今日之
淹留不葬相習成風者其故有二一則礙於兄弟之多
各執意見以爲此利彼或不利卽間有破除拘忌者而
一經安葬之後他房或小有事故卽歸咎於主葬之人
一則惑於風水之說在已毫無主見亦絕不細心訪求

或云某向不利則因之改卜他方或云某年不利又因之另擇吉日不思古人之未葬者皆不釋服載在禮經且大清律中明有職官三月而葬若惑於風水及託故不葬者杖八十之條此國法也稽之於古則南史載兗州刺史滕恬烏程令顧昌皆以未葬親而入仕爲清議所鄙唐書載顏真卿劾奏鄭延祚母死不葬有詔終身不葬宋史載劉崧與弟煥皆侍從以親喪未葬坐奪職又張商英劾王子韶不葬父母而冒轉運使判官之任貶知高郵又道山清話載孫莘老人相不及一年

父死不葬罷斥此仕宦家所當汗下者也至太微仙君
一功過格云久淹親柩者百過道經又言每歲臘日北帝
統率下界神祇周查人間墳墓其子孫即時修補者福
之怠慢不修者禍之又云七世祖墓有一不修則子孫
未能發達則又凡士民家所宜惕然者也夫道經所載
猶指墳墓不修者言之况淹柩不葬並墳墓而無之者
乎今之宦者縱不能遵禮經亦奈何甘犯國法乎今之
士民縱思佯逃陽律亦奈何忍受冥誅乎夫既不畏國
法不顧冥誅則不得不大聲正告之曰此不孝之實也

庶有人心者不肯受此惡名而幡然變計力挽前愆毋
論宦族士民一轉念間昔之有覲面自者將悉化爲孝
子順孫於以消沴而迎祥豈不燮歟

齊魯晨星落落稀

借韻

廿年蹤跡費相思大雲忽作東南蔭

我爲蒼生喜不支

徐樹人觀察宗幹令泰安時余曾以循
卓薦之近奉命監司漳海賈閩南

長城也過飲園中盡索余近刻觀之匆匆留一詩而去數
年來過此者不乏名流皆不暇以片語爲小園增重此爲

開山第

一章矣

附徐觀察詩

回首齊山九點煙功收霖雨羨歸田竹竿引水龍吟細

銅鼓藏雷鶴夢圓
蔣荔翠繁文石上
芙蓉紅到研池邊

飽嘗珍饌兼書味
喜獲珍珠載一船

吾師所賜已刻書甚富

長年梨棗似雲屯
善與人同卽福門
羣笑兩家真好事
留

香室與北東園

余好刻書而東巖亦同近復輯刊善書十種時恭兒方刻勸成近錄續錄三錄余亦

有藉著待刻梨棗之煩只此兩家浦人咸咄咄以爲怪事也

陋巷年來藏器深
遑言樹篋繼雙林

項墨林梁蕉林

高軒過我傾

象釀竟夜紅光燭斗參

自寓浦後過客無有詢及書畫者近黃琴山觀察德峻曰查勸封禁

山過此始爲發篋擇其尤者縱觀之觀察本鑒賞家復高收款窮一日之力並凡評賞四年來第一韻事矣

御屏風上列龔黃未負江南一紙忙
濱海忽聞民氣活薦

賢功幸在維桑

王履之太守月廩久宦江南循聲卓著余於辛丑秋專疏保薦遂由直牧擢守來聞

時徐樹人觀察方奉諱歸去而履之即補守漳州初爲漳民惜旋爲漳民慶也余丑秋在江南疏薦者僅五人是以與練笠人皆由直牧擢守但雲湖卽於是

冬擢兩淮都轉而黃石琴今已開府粵東矣

眞畏出門貪客來柴扉頻爲故人開如何袞袞披肝侶都

作紛紛把臂回

年來故人過此者如蘇鼈石督部楊雪梅夫麻廖鉉夫尚書皆留筵園中連日盤桓

不忍舍去

驚心薄俗太支離失笑高門半守雌一紙卮詞何足算三

年五度遺楊枝

浦城錮婢之風牢不可破余曾撰錮婢說一篇以代暮鼓晨鐘乃殊少警覺者余到

浦甫三年而遺婢至五次皆不收其身價而中兩婢乃從錮婢之家轉鬻而嫁之者不可謂但以言感人者矣

附錮婢說

古禮女子二十而嫁有故則二十三而嫁明以二十三爲最遲也孟子曰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誠以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婢女亦女也天下之最窮而無告者莫如鰥寡孤獨然此四民者卽不幸猶不必其相兼而其無妻無夫無父無子皆至於垂老而後廢非窮於人實窮於天也若今之使婢則幼而賣身於我父母不能相顧非孤而何值應嫁之年而禁錮之使不得嫁非寡而何至老不嫁則終身無生子之望非獨而何以一人

之身備歷其窮而又非天之所使而咎有所歸也仁人君子其能熟視而無睹乎况婢女長大情竇必開倘姦淫事發不但誤其終身而中冓貽羞本家亦難以自解甚至生子又從而殘害之忍心害理其罪益大獨不思及果報念及子孫乎吾願凡有使婢年將至二十三歲者必須亟爲擇配否則聽其適人薄給本主之財若本主有心禁錮許婢家自陳於官而族憐爲之舉首有隱蔽者亦坐之以法其擇嫁者尤在不論身價只求得所使咸得各遂其生庶不至肆行刻薄以干神怒而召天

灾其亦中和位育之一助也惟是果報之說猶隱也子孫之念亦私也今之有使婢者大約皆讀書明理知文識字之家誠使日持此文而反覆尋繹之必默然有所動於中語云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實有無藉官長之勸文字之激發者否則冥然罔覺悍然不顧吾甚恐其不得齒於齊民不得立於人世而將不可一朝居也果報云乎哉子孫云乎哉

鄉隅俗尚本無憑親見充街赤舄曾今日衰翁偏古異

雙朱履萬年藤

三十年前浦城士夫無不穿朱履者問其說皆不能答亦不知何時而盡改也近萬

勳酌郡俸寄贈天

台萬年藤杖一枝

花辰雅集筵間有客形容慘沮來誰信九泉能避劫可

憐一紙晚聞雷

偶以花朝餽客有最後至者顏色慘沮來皆怪而詰之則日內先墳方被掘棺內金

銀器爲之一空余告以我分送厚殮說何以付之不問客

泣然曰此墳造於十餘年前若我得早讀此文何致有今日之禍余曰但願繼此以往人人

皆守吾說亦尙可收之桑榆也

附厚殮說

有詢於余曰山縣患盜而其禍莫烈於斲棺比年此案疊出官亦無如之何巨紳富戶尤惴惴焉何以止之余曰惟禮可以止之或迂其言余曉之曰死者必殮禮也

古字殮本作歛取歛首足形而已今會典及通禮並載
官員喪禮越日小殮三品以上含用小珠玉五七品以
上用金玉屑五又云加殮衣三品以上五稱複三禫二
五品以上三稱複二禫一六品以下二稱複一禫一過
此則爲踰制而悼禮夫珠玉而云小金玉而云屑但取
容口可知其言殮衣至七品以下而言含但稱七品以
上其以下之不得用含可知含之用尙有制也其敢如
今之金銀壓首珠玉周身乎聞比年破案者率係女棺
然則以厚殮而招盜亦明矣而凡子孫之殮其親父母

之殮其女家長之殮其卑幼猶必曰寧厚而無薄是名
爲愛之而實所以戕之無益於死者之毫末而徒貽以
身後之災剝膚之慘在子孫爲不孝在父母家長爲不
仁而推其原則由於不合禮而已故吾曰惟禮可以止
之夫循禮自可消患於無形不循禮其罪卽極於不孝
不仁而無以自解然則仁人君子能無思變計哉

移居贈我石爲兄問字頻來浦酒頰七十九齡尙清健老

來第一老門生

史生經邦以石盆陳酒
爲壽今年七十九歲矣

數百年來一石盆無端飛入北東園從來壽世關文字生

得坡公雪浪痕

大方石盆亦購自詹氏者三面雕鏤頗工而空具一而茲爲鐫數字爲銘非敢擬定

州雪浪盆也銘云此數百年物曾藏福州梁氏北夷園中他年當入浦城金石志也道光乙巳夏退菴老人書

文翁雅意訪名師說士渾無黨援疑誰料信信起羣隊公

門一紙大離奇

郭少汾邑侯忽詣余曰南浦書院至今尙未得師實深焦急鄙意竟在老同年矣侯

與逢兒爲乙酉同年故云余明告之曰我若省居則君延余兒掌教自無不可今余挈家仕此則此局斷乎不宜因別舉所知以對侯以爲然乃定議後竟有以梁紳頂薦邑侯勉從等語列名控訴者大不可解

附逢辰和韻

谿工何必子方師一嚇偏來腐鼠疑莫怪佩蘭爭紙掌

城中索索本無奇

後二句合用昌谷玉谿詩意

人生由命豈由他用韓句人海風雲宦海波七十懸車聊自

慰且憑兒輩補笙歌

七十壽辰適五兒子共聚一堂
爲廣徵菊部以助稱觴始聽之

偶向閒中作小忙新知舊學互商量更信兒輩談因果散

作人間翰墨香

恭兒方輟勸戒錄余
屢以舊聞附益之

頻年未悔守枯株諸色諸光照座隅百朶花支一月久始

知佛種與凡殊

吳魯庭以優鉢羅花一盆見贈守之二三年
不花今夏忽抽一箭百花叢積一月始謝

光色

異常

邂逅城西賞菊筵筍將再入大溪沿烏衣亭榭重重改觸

我相思十四年

東巖招至大溪沿舊宅看菊
長秋挈家寓此一月有愔於懷

三年皮骨走崢嶸夢到春明身已輕愛日且增初日學望

雲兼慰看雲情

逢見由浦城挈眷回福州以余七十壽辰旋冒暑北來稱觴今又爲異族所迫甫回

福州卽復挈家來浦北東園中無隙地因令英兒分宅而居頗有聯牀話雨之樂

附逢辰和韻

烏山頭角太崢嶸追我三年踪跡輕畫地良難遷地昔
側身北望豈恒情

敢言豪傑事崢嶸身世鴻毛孰比輕多少羣魚遊釜底
依然濠上寄閒情

愛憐少子亦恒情古訓原須賢父兄何暇燕山希寶桂但

期本色紹書聲英兒願不愧學近與大兒同居以怡怡兼切德漸可轉後氣質矣吾郡最以五子登科爲美談然如廖儀卿葉葦汀家皆五兄弟連登鄉薦而不及此數者以皆在其父物故之後不得稱五子此俗例也近惟曾霽峯家門有此扁現省垣公評以郭遠堂侍御及余家可以望此余甚愧之

附英辰和韻

敢負趨庭教誠情蓬麻扶護望難兄一經世守談何易
愧說丹山萬里聲

且盡循陔潔養情先鞭雲路仗諸兄他鄉信美仍吾土
贏得連牀聽雨聲

十餘代衍秀才家舊德清門世所誇余家自前明至今以秀才相傳者十五世

河間紀文達師視闈學時會手製書香世業四字榜於堂要向奎鹽尋事業莫惡只秩

詡清華

余大二三兒皆以監生登鄉薦而四兒獨由秀才進取藏叙部曹因作此勗之

附映辰和韻

舊是書香世業家一衿幸獲詎堪誇顯揚報稱無窮事
但欲聯芳接棣華

天倫樂事萃華堂綠酒紅燈夜未央如此團團良宴會可

無詩句壓清狂

初伏宴於韞玉堂中伏宴於致曲山館末伏宴於思補堂山居不可無此逸畧之局

不妨竟日

酣嬉也

附逢辰和韻

歸日尙已

卷八

七

簷鐸丁東響畫堂風輪四面轉中央冰桃雪藕涼如許

忽捧紅雲喜欲狂

風輪之製以圓木爲幹周圍插木扇各緣以素綱中錯鐵爲柄而擊其受

手處下承以架以一人轉其柄卽四座風生矣 申伏日適壽研二妹由福州寄到新荔大人別有詩紀之

漫言歲月去堂堂博得三旬樂未央轉瞬小池殘暑退

延秋高會續清狂

附恭辰和韻

人意齊趨畫錦堂閉門樂事未渠央納涼正可添詩料

催句何能任醉狂

附英辰和韻

皆山樓上讀書堂

余受業師住皆山樓上

燈火新涼夜未央且聽

咳南方視膳敢耽酒趣託詩狂

附蘭省和韻

人生樂事戀高堂長日壺中景未央但惜雁行千里隔

不同繞膝學兒狂

壽研二妹壽溥四妹時皆在福州

附三子婦婉蕙和韻

青金貞石護深堂欣對長生頌未央

翁大人所藏金石頗富婉蕙日所用

硯卽大人所賜長生無極漢瓦當也

鄉憶大椿當赤日無多羣從次公狂

時家嚴大人遠在海鹽官署惜余四兄弟只五哥一人侍側也

福地深愁地脉回，內憂外侮困羣才。此時正合抽身去，且

爲名圓盡一杯。

劉次白中丞乞歸過此留飲園中極賞水石之美稱爲名園

老來博奕豈荒湛，飽食中嫌不用心。藉免出門撞擾擾，猶

勝午枕夢沈沈。

余素不喜博奕老境頗唐晚借春屬抽暇爲之藉消炎暑卻平眠也

池草堂中燈火涼，皆山樓下聽琅琅。夜闌人靜渥無事，且

把歐碑課數行。

兩孫皆能臨歐陽信本皇朝碑每於夜闌人靜後課之

文運出來仗起衰，彼都人士罔聞知。雨淋日炙余心惻，無

作神羞禮亦宜。

浦城文昌宮久圯舊奉神像雨淋日炙已不忍言甚至爲花會匪徒憑以測夢兩肩

至受巨釘無數余爲之惻然而都人士莫有過而問者因就東巖所購舊地及逢兒所存新地獨力鼎建於碩輔

之西此舉膏藉以救
敗尙不暇言微福也

忽聞颺海起狂瀾碧水丹山盡改觀坐看憧憧三閩月消

寒雅集亦闌珊

白翁派颺商傲到後合邑皆惶深山中亦
時間剝啄聲三閩月始稍靜消寒集爲之

不終更

可笑也

居士城南心跡清借書談藝樂將迎何緣迫促離鄉去秋

室從今有俗聲

門下士祝岐山閉門讀書不關外事城中
如蓄書可談藝者惟此一人而翁商之機

一到不數日即督促登舟去爲之驚
然 揚雄秋室無俗聲李長吉句也

大府風聞曷可當承流太守亦堂堂流丸自向甌吳正但

笑蚍蜉撼樹狂

浦城舉商花名始由制軍訪聞旋據郡守
申報省府各檄俱有明文乃被舉之家橫

加疑謗竟有集矢於余者今已渙然冰釋矣

流丸止於颯與流言止於智者語出荀子

側目驕陽作曠晴怨咨誰復問輿情玉清畢竟垂慈易一

灑甘霖起頌聲

驕陽兼旬怨咨叢起若非甘霖驟至恐民不聊生矣時乙巳四月二十六日山中病

叟亦爲之加一餐也

半夜渾成喜雨詩平明唱徧替兒詞侯門都作沈沈夢翻

笑衰翁局外癡

拙作喜雨詩和者數家而已餘皆默不出聲

久情蕉林繼墨林當年惜墨並如金

翁覃溪師嘗言頃墨林梁蕉林皆收龜家

惜無著錄可考

南來北至多新得助我煙雲一室深

近日逢兒從福州至恭見

從京師歸皆有新得書畫時余方輯退菴題跋將脫稿矣因此復有增訂

附逢長和韻

書畫禪兼翰墨林不分瓦注與黃金零縑片楮闕文獻

亦費蒐羅歲月深

今春在家彙裝書畫數十冊皆前明及國初時人吾鄉先師居其大半增

入題跋者亦

十之二三

附恭長和韻

蒼萃吾家翰墨林相逢何敢吝揮金雲山花草齊收拾

謹報高堂願海深

時大人方輯金石書畫題跋以尙少宋人畫蹟爲嫌獨恭長於北行之便

稍爲物色適過吳中以重價購得趙幹米元暉趙子固各真蹟以報大人喜甚每披讀輒爲浮一大白焉

病入膏肓豈易甦麟啣虎角起長吁他年若咎盧龍賣我

亦當時士大夫

喚夷枯居烏石山火與土木虎頭生角形家所最忌也聞當官已與相安而我民則

重足而

立矣

出塞不辭三萬里著書須計一千年

借用近人詩句忘其姓名

可憐粵

麓非屏麓望斷蒼茫敕勒天

昨有傳林少穆已

賜環入關者爲之喜而不寐實謠言

也 余福州老屋在屏山之麓與少穆爲比隣者數年

巾幘猶分惜字忙可知此事係天良靈心慧腕雕鏤出普

作山城妙吉祥

恭兒初到補卽倡爲惜字之局其縮婉蕙實力襄之近復以補俗饋遺食物必加剪

紙吉語其上所殘棄字跡滋多因以吉事代吉語作爲花標種種並自撰代吉祥說疏通其意分送所知各家

附婉蕙和韻

爲襄善舉不嫌忙意美還應並法良吉語果能成吉事
人間何處不迎祥

深閨姑姊助清忙剪剪輕痕手法良猶勝雕鏤茶果巧

家門瑣事亦疑祥

筠如壽生婉蘭請姑姊皆助余剪鏤花樣浦城積習最奇茶泡雕鏤果品

必以精巧相誇其實徒費工夫不如此之有裨於惜字也

附代吉祥說

近日浦城有敬惜字紙之會誠盛舉也惟各家尙有習
而不察竟等於不敬不惜而不自知其非者常見人家
饋送食物無論大盤小盒其上每加紅紙一塊或方或

圓必嵌空剪雕四字好語如長命富貴諸事如意之類不知此紙本係無用之物一轉瞬卽蹂躪於童婢之手再轉瞬且淪棄於溝溷之區其能於收物之頃卽將此紙隨手檢歸惜字篋中以待變化者蓋百家不得一二入焉一家如此積家則多一日如此積日則多其婚娶喜慶之家所用尤繁則所作踐之字尤甚今欲驟令各家不用此紙其勢有所不能不得已思一善法以變易之竊念各家用此之心不過意取吉祥別無他說茲以吉祥之景代吉祥之字有何二致因雜取吉祥善事剪

作花樣十六紙分贈各家務望照此剪雕以代前此吉
祥之字以親及親廣爲傳布此事雖小藉可免作踐字
紙之孽當更爲人家吉祥之徵夫敬惜字紙盡人所宜
爲而士大夫尤應互相勸懲若閩中更能隨時襄助之
庶內外同心更無缺憾惟自求多福者鑒之矣

一紙遙遙互繼聲暮年親故倍關情鹽城更比蕪城遠安

得腰纏駕鶴輕

揚竹圃素不言詩近爲余所挑既和余詩

亦無可消遣也余頗有重游揚州
之願而鹽城濱海益遠爲之奈何

鄉邦文獻共關心早惜虛糜數萬金今日卻非當務急壽

山福海柱崇深

接廖鈺夫魏和齋信以奉大府諭令捐刊
自志此誠盛舉而此日實非其時憶嘉慶

年間有長沙僧寄塵者在烏石山大書壽山福海四字磨崖
崖實與彼時郡城股賦恬熙氣象相稱今則名山已歸異
族離海正漲狂瀾富
務之急恐不在此也

附復廖鈺夫尚書魏和齋山長書

日來接誦來函諸叨綺注承以福建通志一書待刊已
久亟應付之棗梨以垂久遠仰見情深文獻誼篤鄉邦
並傳述劉制軍鈞諭令某與蘇鰲石先生首捐爲士夫
倡並諭應同薦紳侶始繼及官僚令卽裁復以便轉達
大府等語自當稟遵惟此事本末似大府尙未能悉其

詳前此數萬金付之一擲至今噴噴人口衆怨未消且
通志爲合省官書必應合通省官紳之力以成之自當
由大府主持通行各外部縣遵辦今轉欲薦紳倡始官
僚繼之於名不正於言不順况以目下情形而論外侮
未退離務方殷他處所不敢知卽以某現居浦城而論
舉商之事未息半載以來死亡逃匿者屈指可數現在
追呼日至紳富尙皆重足而立惴惴於心若一波未平
一波復起斷難冀其望風慕義踴踊從公某伏處山邑
有家難歸閉戶養痾不預時局愚昧之見聊布區區尙

望閣下與在省同人從長計議或仰藉大府風聲竟能
集事亦未可知某必竭盡綿力以步諸君子後塵斷不
肯置身事外也專此復請道安願壁侍詠統祈朗鑒不
備